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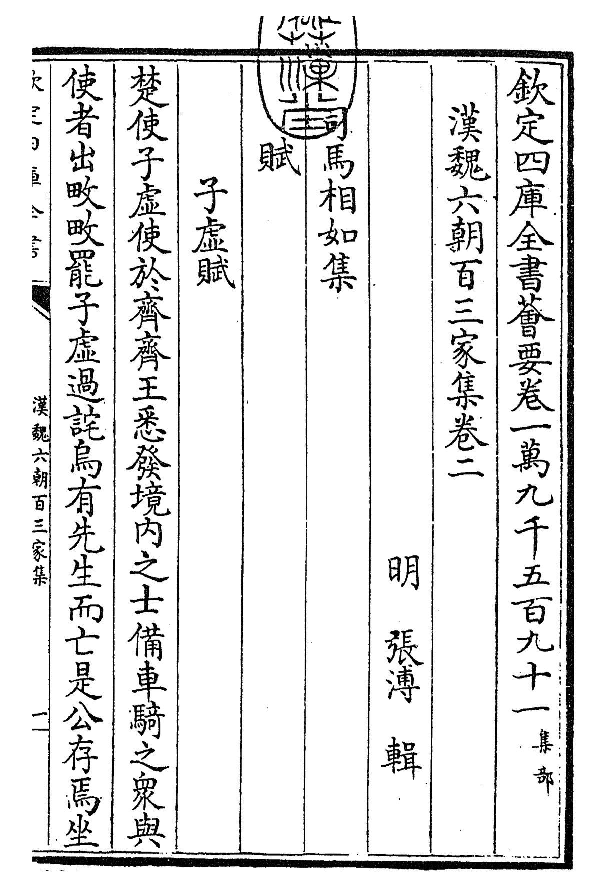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一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

明 張溥 輯

司馬相如集

賦

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内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

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兎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

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甞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黄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爆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茝若射干芎藭菖

蒲江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菰蘆菴閭軒芋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内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樟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玃猱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元豹蟃蜒貙犴於

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淩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絶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翺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𠞰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

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紛紛霏霏揚袘戌削飛襳垂髾扶輿倚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鵞雙鶬下元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網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犇揚會磊

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内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

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也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呑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

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帛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

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来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

之中過乎泱漭之野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峽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湃滭沸宓汨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戾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鱋鰨揵鰭掉尾

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鷛鵠鴇駕鵞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郡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揺蕩掩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嵬深林巨木嶄巖嵾嵳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産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别隝崴磈嵔廆丘虚堀礨隱轔鬱壘登降陁靡陂池貏豸沇溶

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蘅蘭稾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獞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氷

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駞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别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纍臺增成巖窔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圉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

雜插其間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
橙榛枇杷橪柿楟柰厚樸梬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薁
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
葉抗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
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
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葥蔘
猗柅從風瀏莅芔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

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纍集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元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絶梁騰殊榛捷垂條踔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輩者數百千處娛遊往来宮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遊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

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綺白虎被斑文跨野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飛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敻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兎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

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遊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淩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元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雛掩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鈞獵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踏人民之所蹈藉與其窮

極踐𠤞驚憚讋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籍籍填阬
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
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
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
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
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閶鞈洞心駭耳
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
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唱所以娛耳目樂心意

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絶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纖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戌削便姍嫳屑與世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

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氓隷隤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宫館而勿仞發倉廪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徳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歴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元鶴舞干戚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翶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

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説向風而聽隨流而化𠬢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疲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

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抴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渺以眩湣兮

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畧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臭以梁倚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横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瑶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

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靁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崫礨嵬磈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

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絶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摇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

灊兮殥朝霞嶕咀芝英兮嘰瓊華㛪侵潯而髙縱兮紛

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遊道

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

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

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乗

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别在長門宫愁悶

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黄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真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宫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曽不肎乎幸

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遥望兮
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
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
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
存兮元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来萃兮鸞鳳翔而北
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
步從容於深宫正殿塊以造天兮鬱竝起而穹崇間徙
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户以撼金鋪兮聲

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燿燿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絶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却

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

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

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

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

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

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

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

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

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美人賦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説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悦遊王後宫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

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隣有一女子雲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閒館寂寞雲虛門閤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艷

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来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洌素雪飄零閑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鉔薰香黼帳低垂裀褥重陳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来親臣柔滑如脂臣

乃脉定於內心正於懐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哀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汨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埶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

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覂邈絶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書

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陟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報卓文君書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

檄

諭巴蜀父老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

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

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
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
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
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
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
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
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

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難

難蜀父老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

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葢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兹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

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

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

君恥之令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甲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内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巳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巳故北出師以討强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

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
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
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
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
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
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
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覯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懐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符命

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

邇者踵武遊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

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緥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徳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懐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横流武節飄逝邇陿游原迥濶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晢昆蟲凱澤回首面内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䆃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

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黄乗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賔於閒館竒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

道之儀羣生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

義被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

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黒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黄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

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傳

自叙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来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

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説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来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

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户窺之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犇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

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
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
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
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
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
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
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柰何相辱

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

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

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内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甞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

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畧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内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牱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

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以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

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天子大説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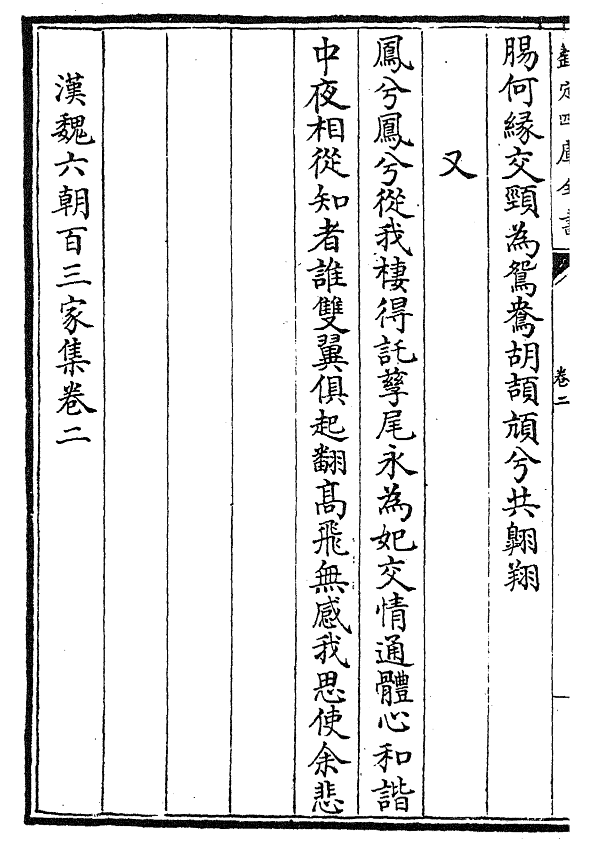
劉子玄史通云馬卿為自傳具在其集中子長録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易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自叙至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耳余謂此傳果馬卿自作安得有相如已死天子遣所忠索書又安知没後數歳上始祭后土及禮中岳事乎然則自叙傳應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為止此後别有結束惜今不傳而天子曰以下還是太史公補足之○近世學士謂相如集中傳乃

校集者取子長所作附之非其自筆然史通序傳一章詳言作者自敘基于騷經降及相如始以自敘為傳史通之意直以後人序傳皆作祖于相如斷非影響而俗儒多以亡奔滌器等事胡不少諱以此為非馬卿筆不知馬卿正自述慢世一段光景委曲周至他人不能代之寫照阿堵中也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堅子長皆自敘風流傳芳末世則言此文之出相如手非一人矣

歌

琴歌二首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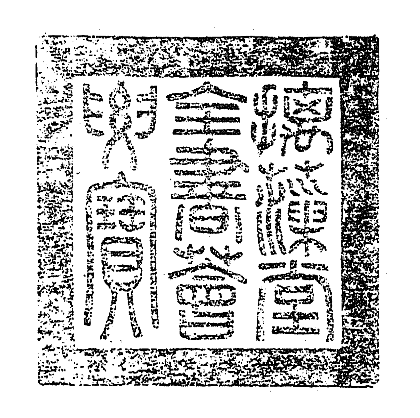


腸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翺翔

又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孳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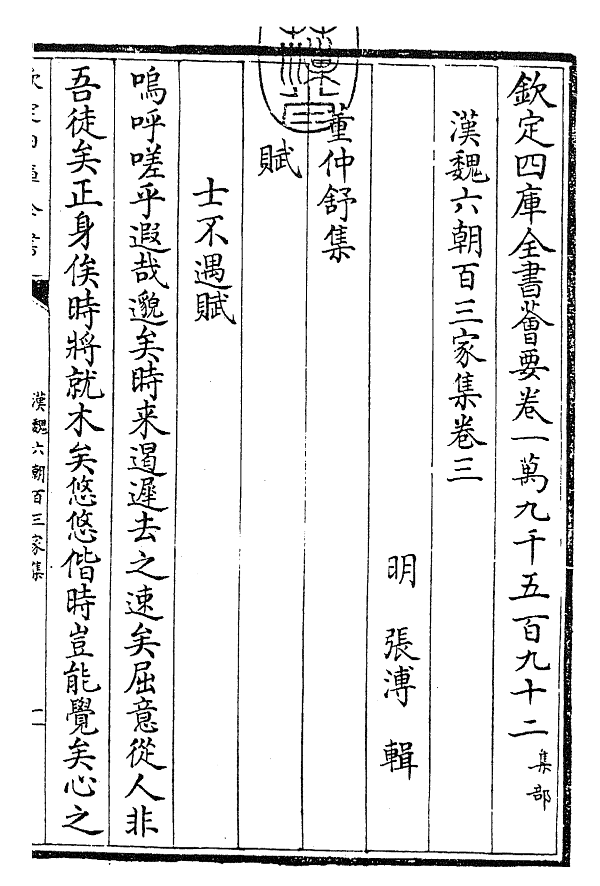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省華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

明 張溥 輯

董仲舒集

賦

士不遇賦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来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

憂歟不期禄矣皇皇匪寧秪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戸庭庶無過矣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維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為黑目信嫮而視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嗤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覲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

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途而難踐憚君子之于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同人而大有兮

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黙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

策

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

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没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

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
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
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
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
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
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
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

講問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與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

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

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

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絶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

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

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

虚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歳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歳終陽以成歳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歳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

秋謂一元之意一者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倈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

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歳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歳而國破亡

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

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来詩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乗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指異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

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

道世務而未濟稽之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
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
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
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
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
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
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

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濵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

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

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徳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竝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臣之知盡天下之

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説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

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

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寛臣之罪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

紂寢微寖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令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巳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

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来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

令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天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耆

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

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

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

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

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

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賊盜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

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

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

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

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章

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内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

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寛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書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内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

君侯哀憐之恩悞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重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慼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曰聖賢博覲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故輒披心

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為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為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

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産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對

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

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釐宫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

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廼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

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内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内者天災内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

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陽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雹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

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

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

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敢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

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敢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敢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敢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凉失度敢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臓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臓皆病也

敞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

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

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

當皃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頌

山川頌

山則巃嵸𡾊崔嵬崔㠑巍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

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瀶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砍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多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汜汜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

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春秋陰陽

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災

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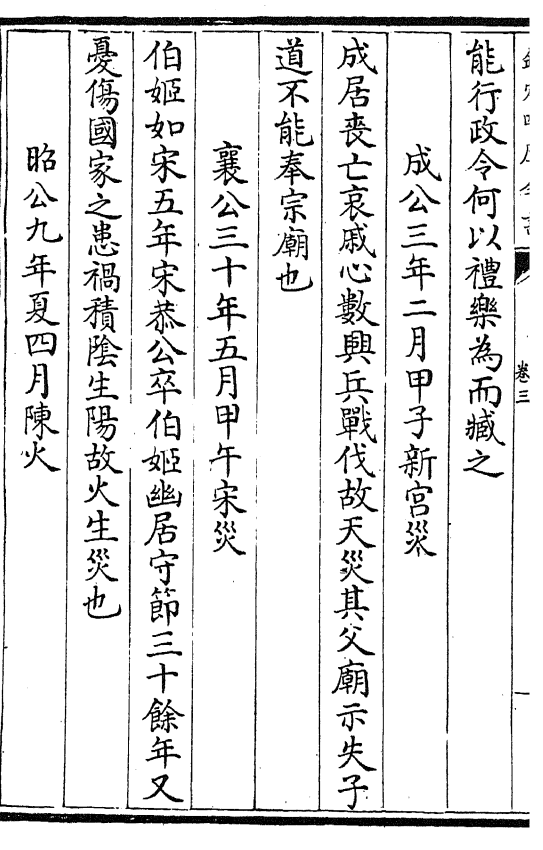
未復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廪以戒之

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災

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為夫人西宫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宫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宫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



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臧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

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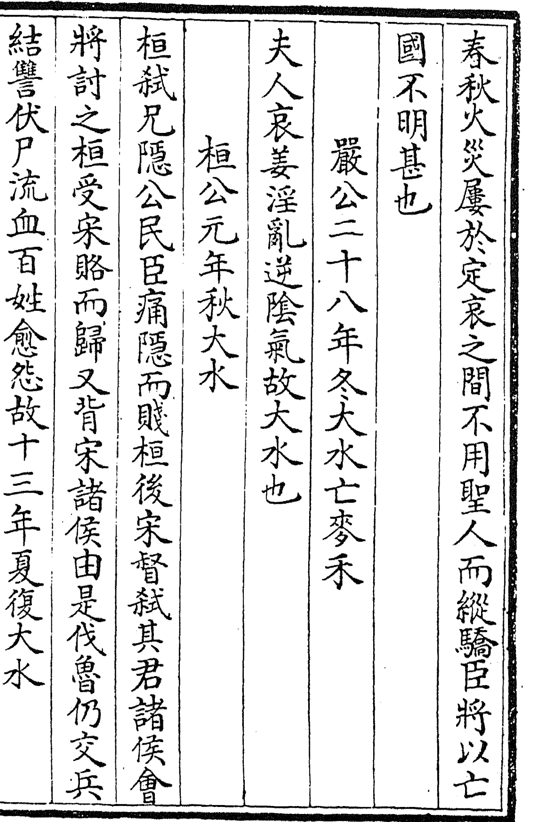
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説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宫災

此二宫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宫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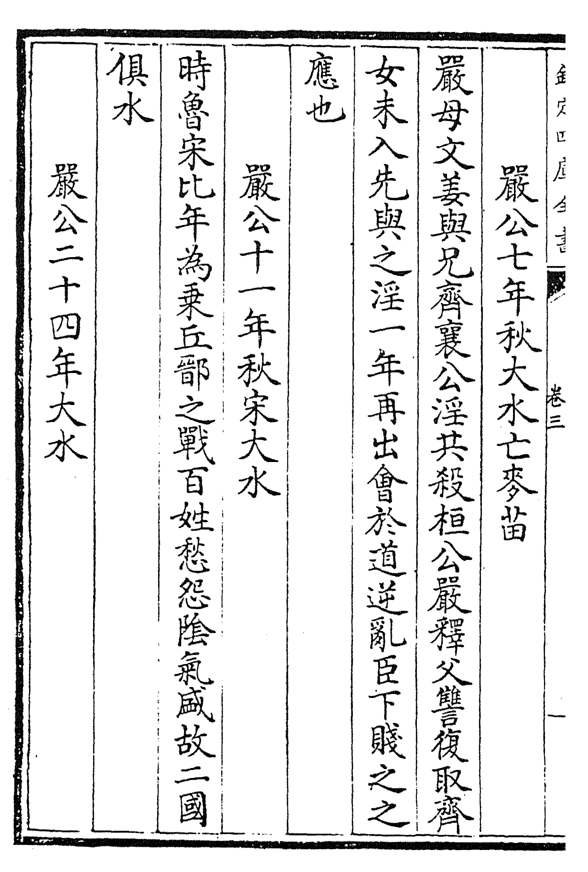
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

桓公元年秋大水

桓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

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讐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

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嚴公二十四年大水

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飢

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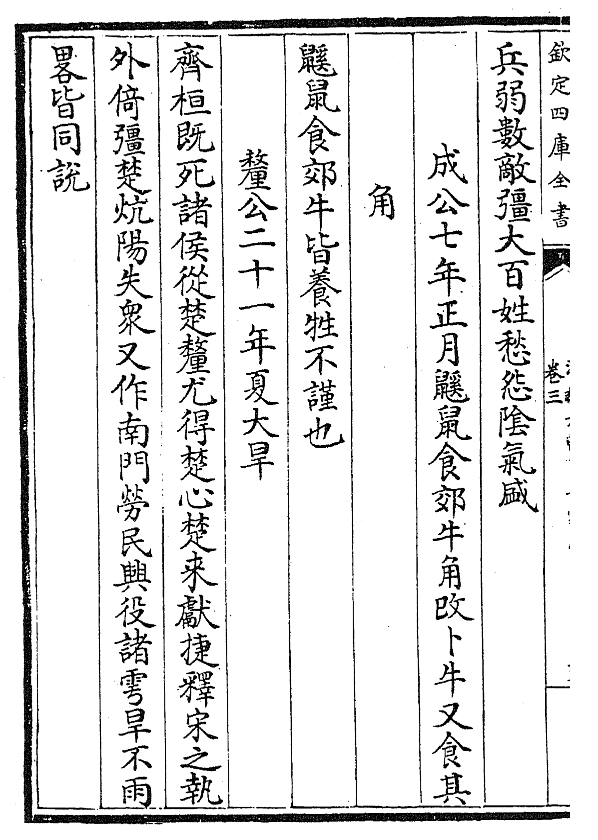
成公五年秋大水

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

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



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

角

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

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

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諸雩旱不雨

畧皆同説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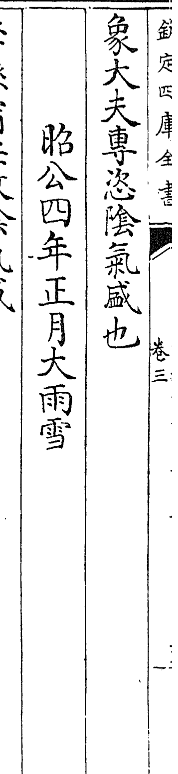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象大夫專恣陰氣盛也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

季孫宿任政陰氣盛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菽草之强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

宋三世内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

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蝝生屬蠃蟲之孽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

隱公五年秋螟

時公觀漁於棠貪利之應也

嚴公六年秋螟

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殺君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

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岠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蝕之

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弑公

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

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心為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絶若綫之象也

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魯二君弑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先是齊桓行伯江黄自至南服彊楚其後不内自正而

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
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弒二君狄
滅温楚伐黄桓不能救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是時楚滅黄狄侵衛鄭莒滅杞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於婁林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惟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弒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

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後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鞌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

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後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弑死

襄公十四年二月朔日有食之

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先是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斿不得舉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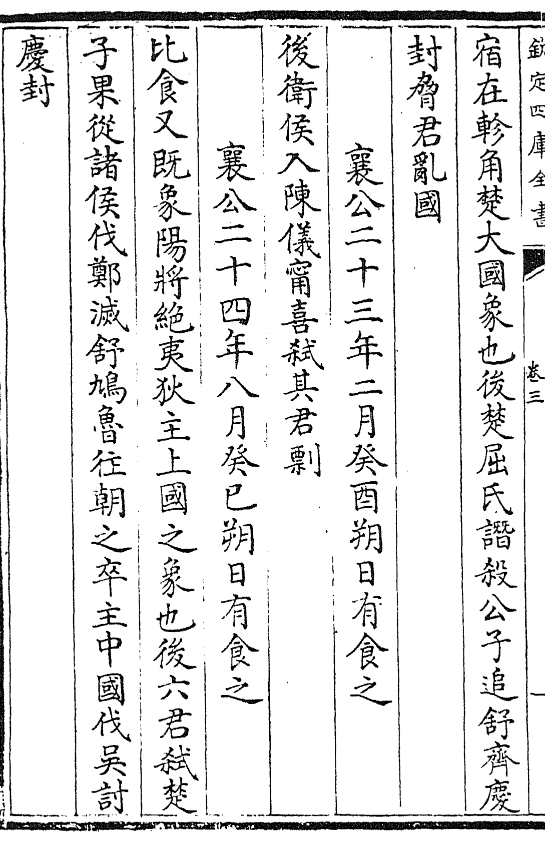
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慶

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

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

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比食又既象陽將絶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吴討慶封

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禮義將大滅絶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于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閽戕吳子蔡世子般弑其父莒人亦弑君而庶子爭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時宿在畢晉國象也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説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

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

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季氏所逐

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

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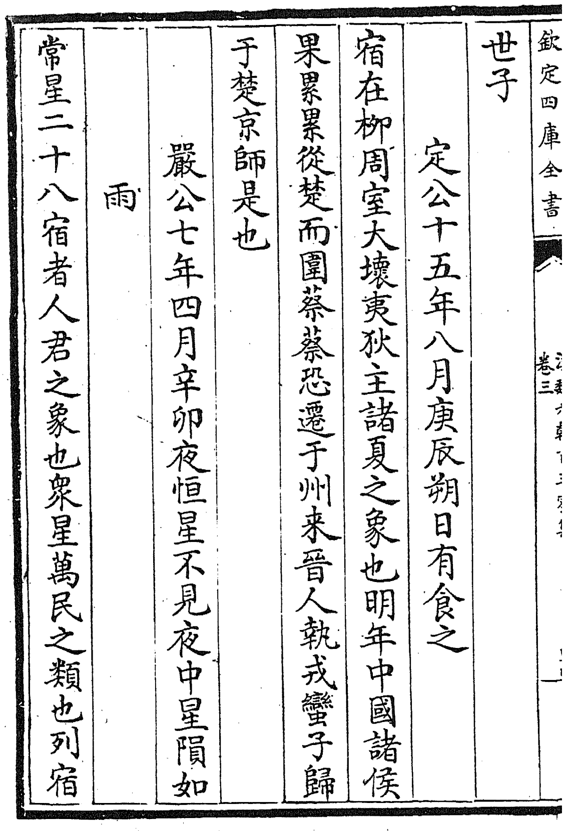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

三臣以邑叛

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衞逐



世子

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来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是也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

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絶矣

文公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弑君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

此其效也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

明年春秋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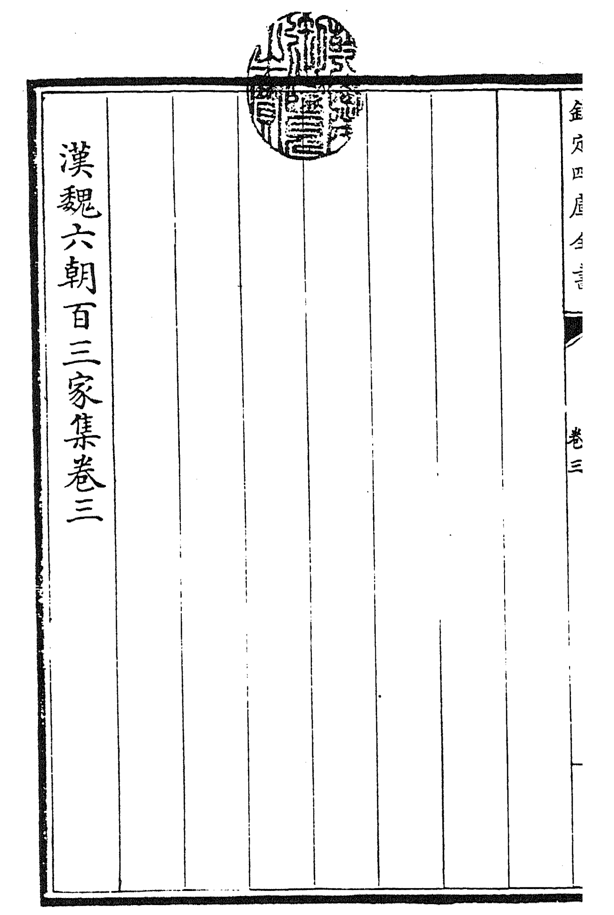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

鷁退飛過宋都

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類自

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髙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

為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為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為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為諸侯笑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朱溥